

## 画像之六:许梦虞

●7月2日(周四):午间惊悉业师许梦虞先生(授课《心理学》)今晨不幸因病去世(享年86岁)。

●7月4日(周六):晨起细雨迷蒙,午间晴热。上午联系文友金晔交流《平襟亚传》修改意见(文字聚合、资料取舍、注释规范等)。十点随校车前往殡仪馆送别许梦虞先生,同行者严玢冰、张幼良、严丽萍、王敏、崔伟及退休教师许国强先生夫妇等。

——这是摘自2015年书生日常纪事的一则记录,留下了我不无愧疚的心情。

当年6月下旬,因夫人随学校民盟去医院探望了先生,惊悉先生病重,我想也该赶去看望了。无奈期末忙碌推延了,直至几天后惊闻先生病逝。赶在送先生最后一程的那一刻,看着静卧安详的先生遗容,与先生生前过从请益的情景满溢心头,一时禁不住泪流满面。

在我的大学记忆中,先生是又一位谦恭和善、平易近人的长者。

先生给我们政史82级讲授《心理学》。在我最初懵懂里,感觉这一定是门枯燥乏味的课程,殊不知,因为先生就此领域多有悉心研究,上课也就有了耐人寻味的广度和深度。课上,先生经常会结合社会生活的典型事例,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耐心讲解,语速不紧不慢,不乏有条不紊的透彻。

那几年里,先生参编教材,撰写论文,潜心教学科研,从当年的《苏州师专学报》到后来的《吴中学刊》,不时能读到先生的心理学研究论文。二次苏州市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,更有校级教学优秀奖、江苏省高校教学优秀奖,见证了先生致力于教书育人的辛勤劳绩。

那几年里,先生对后学如我殷殷关切。就说1988年早春的一天,学报编辑部张浩逊先生把我围绕早期南社文化观的论文反馈于我,一看修改意见,除了时萌先生,还有先生

## 先师群谱画像

(续二)

□ 沈潜

先生的十四行体诗研究、瞿振业先生的屈原及楚辞研究、张浩逊先生的唐诗研究、丁晓原先生的报告文学研究,许梦虞先生的心理学研究,等等,各有专长,各具不同程度的影响力。

当然,这些科研行为纯属个人兴趣的“自留地”,于清贫坚守中默默耕耘,绝无时下司空见怪的立项资助和结项要求,因此不必急于求成,只有慢工出细活的从容,张浩逊教授著《唐诗分类研究》,就是十多年“磨一剑”的心血。

置身于这样的氛围里,感召和引领了年轻一辈的努力状态,如曹炜的汉语语法研究、殷丽玉的现代小说研究、许正敏的现代文学评论、朱亚辉的影视美学等,均是虎虎有生气地引人注目。

当年逼仄的九平米蜗居,无论老、中、青,无论文、史、哲,日常多有形似“沙龙式”的人文漫谈。

如今旧地重游,小楼依旧,绵绵往事依稀在目……

(未完待续)



湖畔随笔

## 朝花夕拾

那年六月,我要到徐州去组织招生宣传,想着给曾在我校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(原艺术设计系)工作、与我共事过两年的辅导员小李发了一个微信信息。自从他2008年离开我校回徐州接管父亲的生意后,我们已有十多年未曾见面。

微信里,简简单单的一句话:“我要来徐州了。”即刻收到微信另一头的回复,打来一个语音电话,熟悉的声音:“真的假的? 几时到? 我来接你……”挂断语音的那一刻,心里,暖暖的。

傍晚六点左右,我到达徐州站,他已经早早地等在了出站口,从夕阳的逆光下走来。熟悉的身影,熟悉的笑容;刹那间,仿佛回到了他刚来学校的那一年。

2006年,我在纺织服装与设计学院(原艺术设计系)从事学生管理工作,学院自主组织面试招聘了三名辅导员。他们每一个人都颇具个性,思维活跃,小李便是其中之一。那是我工作后第一次带领一支辅导员队伍开展工作,其实我比刚工作的他们更紧张。

那时的我,由于与他们年龄相近,外加性格因素,我们四个人很快组成了一个充满干劲又和谐团结的队伍,我们的办公室也时常充满笑声。那里,既成了专业教师小憩时喜欢来访的场



## 心海晨曲

毕业论文终于完稿,也如我这将要走尽的大学生活,对过往的不舍、对未来的期待,是我此刻的复杂心情。外地四年的求学,是一趟趟的列车与沉重的行李箱,拖着我的青春、我的梦想,还带有一些迷茫,或许此生平平常常,又或许不同寻常,对于将来,谁又能知道呢。

回顾二十载,小学段的成绩并不好,劈头盖脸的批评与垫底的成绩是习以为常的事,直到五年级时候一篇作文被老师夸奖并朗读,让我看见了自己,原来也不是不可以,后来步入初中,成绩越来越好,尤其是在地理、生物、语文这些学科当中,作文更是承包了年级每星期的报刊栏,老师对我说:“我希望你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”。这句话我记了很久,但我很遗憾,并没为此付出行动。高中时,这些成绩依旧还可以,但偏科无法支起我的大学梦想,于是我坚定走上了艺术生这条路。入学常熟理工学院,在这里,我遇到了许多的良师益友,给予我帮助和指导。

饮水思其源,学成念吾师。这里,我首先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——王小龙老师。初次接触是疫情时期的民族音乐课网课,第一印象王老师和蔼可亲、认真负责,虽然是网课,但他的课堂气氛积极活跃,后来,王老师还

邮箱:cslgb@cslg.edu.cn

## 那年六月

□ 钱丹

所,更成了学生们课余乐意到来的地方。那一年,工作上我们取得了不少成效,也因此彼此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朋友情。

一路上,小李和我的话题,总是离不开做辅导员的那些日子。说起哪个学生的哪件事,哪个活动哪场比赛,还有办公室里的哪台旧电脑,哪件小摆设,一幅幅清晰的画面,恍若昨日。听着他回忆辅导员时的工作场景,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我,一不小心,酸了眼眶。那些全身心无怨无悔为学生付出的岁月,是多么美好,而作为一名辅导员,只有真正为学生用心付出过,才能够体会到那份不一样的快乐。

回首这么多年的学工作,真的很有感慨。当敲下“辅导员”三个字时,那些熟悉的脸庞便从我脑海中一一浮现。自2006年起,我一共与25名辅导员共过事,他们的“标签”,也从80后变成了90后、95后……细细想来,这也是一种别样的幸福,能经常和众多年轻而充满活力的辅导员一起,不管是随意间聊天时,还是在交流工作问题中,总会有一种感动从心底涌出。这种感动,

源自他们对学生最朴实的关爱。

也正是从2006年以后,每一位与我搭档的新上岗的辅导员,我都会与他们进行一番深谈。而两个话题是必然要交流的,一是快乐工作,二是工作快乐。工作,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假若我们无法调整好心情,让无奈、抱怨和厌倦,充斥着每一天,那工作的乐趣便无从谈起。快乐的工作来自于健康阳光的心态,来自于和谐团结的工作氛围。工作的快乐,更来自于我们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,来自于我们自身内心的满足。这种满足,正是学生带给我们的,只有从学生的点滴成长中找到辅导员工作的价值,并对这份价值真正认同之后,我们才会愿意付出一切耐心、精力和时间,幸福着学生的幸福,快乐着学生的快乐。

人生就是一场单程旅行,有着精神追求的人,才能在这场旅行中,体会不一样的风景。辅导员是与学生们走得最近的那个人,守护好学生,就是守护好我们心里最美的风景,最简单的快乐。

离开徐州前,小李特意为我们招生组送来了盒饭,随后接过我手中的招生宣传资料,径直走向高中生中,与即将跨入大学的他们交谈了起来,热情向考生推荐常熟理工。恍惚间,他还是那个忙碌在学生中的辅导员……



Chen Qu

天开文运

江文龙 摄

你们的肩膀上我看见了你们不曾看见的诗和远方,家庭虽不是特别富裕,但也是无忧无虑地长大,不曾缺少过什么,感谢我的父母悉心的培养,支持我的每一次选择,让我有勇往直前的勇气。

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爷爷奶奶,给予了我所有关爱,很遗憾,我的奶奶成了那个我每每想起就几度哽咽的人。还记得大学第一学期,奶奶对我说非常不习惯我半年才能回去一次,特别想我。后来她一直身体不大好,尤其是2019上半年一直断断续续地住院,6月底我通过电话告诉奶奶,我就要放暑假了。然而只隔了几天,等到我回去时却是满堂的哭泣,子欲养而亲不待,痛哉斯言!

亲爱的常理工,在这里,我度过了四年美好的时光,是充满温情和感激的四年,在这里,我挥洒汗水收获感动,我将永远铭记在心。

追风赶月莫停留,平芜尽处是春山。感谢自己这些年的每一次努力,愿自己保持初心,坚持善良,勇敢追求,莫怕失败。

风是南来北往的风,人是南来北往的人,无论在哪,永远平安,永远有阳光和鲜花。

南三环路99号,再会!

(本文系作者毕业论文《改革开放以来常熟古琴活动研究》致谢词)